

韩诗 外传 译注

魏达纯／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韩诗外传译注

魏达纯 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吉〕新登字 12 号

韩 诗 外 传 译 注

HAN SHI WAIZHUAN YIZHU

魏 达 纯 著

责任编辑:丁 冰

封面设计:李冰彬

责任校对:宋邨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 110 号)

广州天河科技东街华盛电脑服务部制版

(邮政编码:130024)

广东省农科院情报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印张:12.4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50 千

印数:1--1000 册

ISBN7-5602-0959-9/1·49

定价:14.50 元

《韩诗外传译注》序

曹 础 基

《韩诗外传》是汉人韩婴的著作，流传中多有讹脱，已非本来面目。近人许维遹先生的《韩诗外传集释》在清代学者整理的成果基础上，做了认真细致的校勘。可惜许先生并未定稿就去世了，所以集释的工作其实没有完成。而旧注也不适应今天广大读者的需要。近几十年，古籍整理做了不少工作，但《韩诗外传》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大概是因为它被看作是一本闲书，搞哲学的感到它理论不系统，搞历史的认为他不真实可靠，搞诗歌文学的嫌它对《诗经》的解释大失原意，总之，以为这是一本可读可不读的闲书。因而一直未见有新的注译本问世。

其实，这也是一本非常值得重视的书。全书10卷310章，每一章记一个故事或一段议论，结尾都引证《诗经》中的诗句，故名为《诗》之“外传”。所记故事，多属历史传说，有些带有寓言的性质。其中以孔门弟子的活动言行为主。可以说是汉代儒家思想生动具体的体现。思想观点于荀子为近，或谓荀子后学所编撰。它产生于战国百家争鸣之后，对其他学派有所吸收。如书里最后的一个故事：写周初两位大臣的政见分歧，周公主张“尊尊亲亲”，太公望主张“举贤尚功”，结果周公之后的鲁国三十四世而亡，太公望之后的齐国二十四世有劫杀之君田氏代政。这既揭示了儒法思想分歧之端倪，又以总结历史经验的形式，证实了礼治与法治两种主张各有其弊。又如，孔子把孝放在首位，主张“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但韩非在《五蠹》篇中批评楚令尹杀了告发父亲偷羊的直躬；又批评孔子表彰、提拔了为了父亲而三次临阵脱逃的鲁兵，说“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

为了调和在忠孝问题上儒法的矛盾，作者收集了几个忠孝矛盾的故事，主角既想忠又想孝，但其先后轻重，很难两全其美，绝对平衡，结果总是以自尽身亡而告终。这似乎是告诉读者，忠孝是难以两全的，故往往带来悲剧。皆以微见著，寓意深刻，反映了当时的一些重大的社会思潮。类似的故事，都涉及到历史、政治、伦理、文学各方面，都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魏先生在《自序》中列举了六个方面的价值，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

视《韩诗外传》为《诗经》之注解，确有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之弊。自孔子以来的儒家解诗，大体如此。与其说是解诗，不如说是用诗。此亦潮流所尚，而非作者对《诗经》之误解。同一句诗，作者往往采用两个故事作例子加以印证，就说明这一点。不了解这种情况，倒是我们对《诗经》在当时是如何发挥社会作用的，对《诗经》之所以为“经”的问题，有所不知。

至于书中故事保存了许多时代文化的精华，反暴政，体民情，扬科学等精神，随处可见，更是值得我们重视。

总之，这是一本很有价值而未曾得到应有重视的书。魏达纯先生花了几年的功夫，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该书进行了注释和翻译，其精神和成果都是可喜的。书前的《自序》，对《韩诗外传》一书的性质、作者、价值、版本均有比较中肯的介绍说明，最后交代译注的体例。注文简明扼要，主要是诠释字词在文中所用的意义，必要时也有一些历史文献的引证，或者字词本义的说明。不繁琐，无虚言，译文亦通俗明白，自然流畅。我想一定能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韩诗外传》的普及作出可贵的贡献。

自序

《诗经》遭秦火而散失，但因其句式整齐押韵，易于上口成诵，所以虽禁不绝。汉兴后，仍有不少人能背诵下来，也有一些有心人收藏了写本。当“挟书令”废除后，即有不少人出来“抢救遗产”。一时间，解说《诗经》的就有好几大家。用当时流行文字记录下的为“今文经学”派，即齐、鲁、韩三家诗，后来又有传习用古文字记载的“古文经学”派，即《毛诗》。这样，解释《诗经》的一共有齐、鲁、韩、毛四家。他们都拥有大批的弟子，有自己解说《诗经》的专书。但是，两千多年后流传至今还能见到的，只有《毛诗》，其余三家诗均已亡佚。然而，在“今文经学”派的三家诗中，却唯独有一本《韩诗外传》流传下来。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韩诗外传》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有它存在和流传的价值。

据班固的《汉书·儒林传》说：“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武帝时，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仲舒不能难也。”又说：“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然而有趣的是，他解释《诗经》的最主要部分——《韩诗内传》，在南宋时就已亡佚，而作为辅助读物的《韩诗外传》却得以保存而流传至今。那么，这《韩诗外传》是怎样一部书呢？它为什么能够流传至今呢？这显然是与它受人欢迎的内容分不开的。正如《四库总目提要》所说的：“其书杂引古事古语，证以诗词。与经义不相比附，故曰《外传》。所采与周秦诸子相出入。班固论三家之诗，称其或取《春秋》，采杂说，或非其本义，殆即指此类欤！”

从现在看来，它的确如明代王世贞所指出的只是“引《诗》以证事，非引事以明《诗》。”即只是引用《诗经》中的一些诗句来

证明自己所叙述的故事的含义（有的很明显地属于断章取义式地引用），而并不是以自己的叙述的故事来解释《诗经》。但是，尽管如此，它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存在价值：

第一、它生动地叙述了两百多个历史人物故事，刻划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主要有以下几大类人物：1、国君：明君、昏君、暴君；2、大臣：忠臣、贤臣、能臣、廉洁之臣、守法之臣、奸佞之臣；3、孔门贤人以及其他贤士（保国安民、忠信待人、安贫乐道、尊老养亲……）；4、其他各类人物（多才、多智、善言、巧谏、好学、贤女等等）。这些人物的故事对后人有着颇高的认识意义和借鉴价值。成功的经验可供学习，失败的教训值得吸取。嘉言懿行有教育意义，丑恶言行令人憎恶，起到反面教育作用。韩婴在歌颂真善美的同时也狠狠鞭挞了假丑恶。这对于吸收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大到治理国家、小到学习古人的好品德，以便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道德品质，培养具有“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新人，都是很有意义的。

第二、叙述故事之外，则为长短不一的议论性文字。它们如实地记录了古人有关道德修养、思想观念、礼乐教化、社会风气、朝廷制度等多方面的内容。对于今人研究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医药卫生、甚至养生之道等等，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正如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所指出的：“去圣既远，诵习各殊，至于考《风》、《雅》之正变，以知王政之兴衰，其善恶美刺，不可不察焉。”而韩婴所处的时代，正是秦汉交替之际，去古未远，他对古代有关内容的理解和记述，当然要比后人真实准确，更有参考价值。

第三、韩婴所叙述的故事，大都出自先秦时期；所发议论，也大都先秦人议论的基础上再加以发挥。但他所述内容及所用词语又与先秦史传文及诸子文大同小异。查它们的原出处，大都出自《尚书》、《尚书大传》、《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

传》、《论语》、《孟子》，《孔子家语》、《荀子》、《老子》、《韩非子》、《庄子》、《礼记》、《吕氏春秋》等书，而在《韩诗外传》成书后，因其“文辞清婉，有先秦风”，所记故事又教育意义很强，所以很快就又有人对他所叙述的故事和所发的议论再加以转录或引用，如比他稍后的《淮南子》，再后一些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以及《风俗通义》、《论衡》等。这些记述同一故事、发同样议论的文段，时间有先后，措词有异同，因此对于古籍的校勘、古事的考辨都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第四、《韩诗外传》语言简炼生动，又有不少故事性极强的章节，因而对后代记事文学有相当大的影响。远的不说，就以在汉武帝去世后又十年才出生的刘向所编写的《说苑》、《新序》二书来说，其中就大量抄录了《韩诗外传》里所叙述的故事，很多几乎是一字不差地转录，或仅作极少部分的改写。然后再把它们重新分类加以编排罢了。刘向的另一部书《列女传》，也全部转录了《韩诗外传》中所记载的几位杰出女性的故事。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记叙女性的故事是较少见的，因而使人怀疑刘向之所以写《列女传》，都很可能是从韩婴的书中受到启发。因为刘向对韩诗是很重视的。清代王引之就曾以大量例证说明：“（向）所述者乃韩诗也。”可见韩婴对刘向及其他后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影响正证明了《韩诗外传》的存在价值。

第五、韩婴虽然不是“引事以明《诗》”，只是“引《诗》以证事”。但他毕竟还是引用过不少诗句，并按自己的理解加以解释。这些诗句，与现行的《毛诗》相比较，或者音同字异，或者形音全异，或者对其意义的理解与毛亨迥异。这些，对于进一步研究《诗经》、研究上古音等，无疑都是极有参考价值的。古人说“《诗》无达诂”，正说明对《诗经》中诗句的理解可能是多样的，那么，作为“今文学派”的三家诗中唯一存留下来的这些零星诗句和诗解，对于后人当然也是很值得宝贵的，不应该让它被忽略。

第六、《韩诗外传》一书还为后人在语言研究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现在虽然无法确知韩婴生卒的年代，但大致也可推算出。他既然在汉文帝时已经是博士，则至少不会小于二十岁。汉文帝于公元前179年即位，则可确定韩婴出生于公元前199年前后，很大可能是就出生于楚汉相争之际（到文帝时恰二十几岁）。他在汉武帝时还与董仲舒在武帝面前辩论（汉武帝死于公元前87年），按一般规律，韩婴应先于汉武帝去世。这就是说，韩婴恰好生活在从先秦到汉朝这一历史转变时期。这个时期既是政治上大变动的时期，也是语言变化颇为明显的时期，很多先秦没有或极少见的语言现象（如“是”作判断动词之类），从西汉时起就出现或逐渐变得多起来了。《韩诗外传》的语言明显上继先秦，但又自然记录了当时人的一些新词语和句式，因此说它保留了语言变动时期的一分宝贵的语言材料。宋代晁公武说它“文辞清婉，有先秦风”。清人卢文弨也指出“其得流传至今者，岂非以文辞贍逸，为人所爱玩故哉？”因此说它值得人们从文学和语言的角度对它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和研究。

关于《韩诗外传》的版本，据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载，当时是六卷，但到《隋书·经籍志》中，已记作“十卷”。可见早在六朝，此书已被人改动，已不是韩婴时的原本了。所以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題》中表示疑问说：“《外传》卷多于旧，盖多记杂说，不专解诗，不知果当时本书否也？”明代的董斯张则更举出《文选》李善注中的引文、《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中的引文，以证明当时的《韩诗外传》已有遗逸。笔者认为，以这样一部内容庞杂、篇章间又缺乏必然联系的书来说，遗逸几条是完全不足为怪的。绝大部分并未亡佚而至今仍流传下来了，才正说明它的存在价值。

对此书，清代学者赵怀玉在乾隆年间以虞山毛氏古本为底本加以精校，同年又有另一位学者周廷案^①的注本问世。两人互不相

谋，故两本各有优缺点。光绪乙亥，盱眙吴棠把这两种版本合刻在一起，一般人都认为是善本。解放后，此书一直未重新整理出版过。直到“文化革命”后的1979年，才出版了许维遹的《韩诗外传集释》。许维遹曾任清华大学及抗日时的西南联大教授，他收集了有关的校注材料和版本数十种之多，并旁及诸子著作及类书等其它材料，悉心剪裁，同时加上他自己的意见，撰成《韩诗外传集释》。可惜的是他享寿不永，早在1951年仅46岁即已作古，因此连他的《韩诗外传集释》一书都是中华书局的人根据其草稿代为整理出版的。所以他还没来得及作“集释”工作，正如该书《出版说明》中所指出的：“实际上，许先生的劳动，更多的是花在集校这一部分上，仅在少数地方作了集释工作。”顺便指出，虽说它比前人的校本要好，但鲁鱼豕亥，在所难免；稍一不慎，又出新错，如许书中卷五第一章有“子夏喟然叹曰：‘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地’”。基地显为“基也”之误。也有明显的衍文和夺文，大概都是由于不是本人校对，代校者对原文不熟而又粗心大意所致。因此说，它还不是一本理想的善本，更不是完善的现代注本。

一九八六年，书目文献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韩诗外传选译》，它从原书的三百一十一章（包括二百多条故事和百余则议论性文段）中仅选译了其中的百余则故事，甚至连每则故事后那几句议论都被删弃。至于全是发议论的文段，当然就更未于理睬。因此，这个本子是距原书全貌甚远的一个普及性读物（它虽称也据许维遹本选段，但却在好几处把许维遹本来已校正的又给改错，且多处误译）。难以用它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鉴于以上情况，笔者在数年前就着手收集有关资料，以许维遹本为底本，参照吴棠合刻本及广州所能找到的其它版本和资料，先详加校正，再作注释。但又考虑到这是两千多年前的古人的著作，文字典雅古奥，因此对不少中等文化水平的人来说，仅通过注也未必能读懂。因为书中涉及很多一般人较为陌生的古代礼乐

制度、道德观念、哲学思想等，有的十分复杂，有的非常虚玄，如果要注，就要耗费大量笔墨，而注文太繁，容易给人以割裂原文的感觉，阅读反而不便；但注文少了又会影响对原文的理解，因此决定对全文加以翻译。虽然这是个非常艰苦、细致的工作，耗时甚多，但既然想对保存文化遗产作一点工作，也就不避繁难，终于积数年之精力而注译完此书。

为了保存全书原貌，除通用的简化字外，其余古字一仍其旧。所引《诗经》的诗句与今毛诗不相合者，也不加更改，以保持韩诗原貌。译文尽量采用直译，虽个别地方有时稍嫌别扭，也在所不惜。为撰写此书，特购置电脑一台，以便随时输入参考资料、随时对注文或译文进行修改、润色。因而近两三年来，也不知对译注改动了多少地方、多少遍。恩师钟旭元教授对全部书稿进行逐字逐句审定，赐教甚多。但由于原文艰深，本人这些年又忙于教学和社会工作，只能挤业余时间从事本书的注译，所以错注错译，想来应有。大雅君子，不吝指正盼。

目 录

序.....	曹础基
--------	-----

自 序

第一卷.....	1
第二卷	32
第三卷	73
第四卷.....	121
第五卷.....	159
第六卷.....	198
第七卷.....	233
第八卷.....	265
第九卷.....	301
第十卷.....	329

附 录

韩婴小传.....	359
光绪乙亥望三益斋本所存旧序.....	359
《韩诗外传》补逸	365

韩诗外传

第一卷 第一章

曾子仕於莒①，得粟三秉②。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之后③，齐迎以相④，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方是之时，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怀其宝而迷其国者，不可与语仁；窘其身而约其亲者⑤，不可与语孝。任重道远者⑥，不择地而息；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故君子桥褐趋时⑦，当务为急。传云⑧：不逢时而仕，任事而敦其虑⑨，为之使而不入其谋，贫焉故也。《诗》曰⑩：“夙夜在公，实命不同⑪。”

注释

①曾子（公元前505—前435年）：名参，字子舆。孔子弟子，是当时有名的孝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参看本书第七卷第七章。莒（jǔ 音举）春秋时的一个小国。②秉：古量器。《论语·雍也》“冉子与之粟五秉。”《仪礼·聘礼》：“十斗曰斛，十六斗曰数，十数曰秉。”③亲：父母。《孟子·尽心上》：“孩提之童，无不爱其亲者。”《礼记·奔丧》注：“亲，父母也。”④相：古官名。《吕氏春秋·举难》：“相也者，百官之长也。”下文的“令尹”及“上卿”与齐国的“相”地位相当。⑤约：简约，怠慢。⑥任：负担。任重道远，负担重而路途长。后用指肩负重大使命、有远大抱负。⑦桥褐：连绵词，有时又写作“揭骄”（《文选·射雉赋》：“眇箝箠以揭骄”）、“拮矫”（《楚辞》：“意恣睢以拮矫”），均为十分急迫地想前往的意思。⑧传（zhuàn 音赚）：解说经义的文字。按前人的说法，《韩诗外传》本是韩婴为他所传的《诗经》而作的注释，所以用“传曰”二字，等于说“我韩婴对这首诗解释说。”⑨敦：逼迫。⑩诗：即指后代的《诗经》，下同。⑪引诗见《诗经·召南·小星》。本书引诗大都是断章取义，与原诗意有的并不十分切合。所以译文有时要添加字才能较通顺译出。

译文

曾子在莒国作官，得到粟米三秉的俸禄。在那个时候，曾子把俸禄看得

很重要而轻视自身。他的双亲去世以后，齐国接他去作相，楚国接他去当令尹，晋国接他去作上卿，他都拒绝了。在这个时候，曾子看重自己而轻视那利禄。把自己的本领藏起来而使国家迷乱的人，不可以同他谈论仁；使自身困窘而又慢待自己双亲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孝；背着重物走远路的人，不选择地方就歇息；家中贫穷而又双亲年迈的人，不选择官职大小就去作官。所以君子急迫地赶去找当权的，而且把当时就作官领取俸禄当作很紧急的事情。对此，韩婴在解释《诗经》时说：有的君子没有遇上好机会也去作官，他们作事情是被逼迫着动动脑筋，虽为国君办事却不为他主动出谋划策。他们作官只是因为贫穷的缘故。正如《诗经》里说：“白天黑夜为公事操劳，这实在是人的命运各自不同。”

第一卷 第二章

传曰：夫《行露》之人许嫁矣①，然而未往也。见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贞理，守死不往②。君子以为得妇道之宜③。故举而传之，扬而歌之，以绝无道之求，防污道之行乎④？《诗》曰：“虽速我讼，亦不尔从⑤。”

注释

①传(zhuàn 音赚)：注释，解释。“传曰”即作者对这首诗的内容作如下的理解。②贞理：汉贾谊《新书·道术》：“言行抱一谓之贞。”贞理就是行动与所坚持的“理”一致。③君子：古代泛称有才德的人。这里是作者借所谓“君子”之口以发表自己的意见。④污：恶浊。污道：指不合于封建礼仪之道。⑤引诗见《诗经·召南·行露》。今诗作“亦不女从”。

译文

解释人说：《行露》诗中的女主人公已经同意嫁给对方了，但是还没有成行。当她看到对方有一样东西没准备齐全、有一种礼节不周到时，就坚持节操，坚持自己的理，宁死也不前往夫家。君子认为这是采取了为妇之道的恰当作法。所以特别把她的事迹举出来、使它得以流传，用诗歌来表扬、歌颂她。人们是想用这诗来断绝那些不合正道的企求、防止那些肮脏的行为吧？所以诗中：“即使同我打官司，我也不会屈从你。”

第一卷 第三章

孔子南游适楚，至于阿谷之隧①，有处子佩璜而浣者②。孔子曰：“彼妇人其可与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贡③，曰：“善为之辞，以观其语。”子贡曰：“吾北鄙之人也④，将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⑤，愿乞一饮，以表我心⑥。”妇人对曰：“阿谷之隧，隐曲之汜⑦，其水载清载浊⑧，流而趋海。欲饮则饮，何问于婢子⑨？”受子贡觴，迎流而挹之，奂然而弃之⑩，从流而挹之，奂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礼固不亲授⑪。”子贡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轸⑫，以授子贡曰：“善为之辞，以观其语。”子贡曰：“向子之言，穆如清风⑬。不悖我语，和畅我心。于此有琴而无轸，愿借子以调其音。”妇人对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无心，五音不知⑭，安能调琴？”子贡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绤五两以授子贡⑮，曰：“善为之辞，以观其语。”子贡曰：“吾北鄙之人也，将南之楚。于此有絺绤五两，吾不敢以当子身⑯，敢置之水浦⑰。”妇人对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⑱，分其资财，弃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起，今窃有狂夫守之者矣。⑲”《诗》曰：“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⑳”此之谓也㉑。

注释

①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他的言行事迹，主要见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所纂辑的《论语》一书中。《史记》有《孔子世家》。本书及魏晋人所撰的《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所记载的关于孔子的事迹，大都属于传说。隧：通“遂”，郊外。《史记·鲁周公世家》：“鲁人三郊三隧。”集解引王肃：“邑外曰郊，郊外曰隧。”②处子：处女，未出嫁的女子。璜：古人佩戴在身上的一种玉器，形如半璧。③觴：酒杯。子贡：姓端木，名赐。子贡是他的字，也作子赣。春秋卫人，孔子弟子。能言善辩，善经商，家累千金，所至之处和王侯分庭抗礼。曾任鲁、卫相。相传曾劝阻齐国田常伐鲁，在

吴、越、晋诸国间游说，使互为牵制。因而有“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的传说。④鄙：边境，引申指偏远地区。⑤潭潭（qián qián 音前前）：通“燂燂”，火热。这里指因口渴而内心躁热。⑥饮：这里用如名词，指水。表：《列女传·辩通》作“伏”，于义较顺。伏，通“服”。⑦隐曲：幽深偏僻。汜（sì 音四）：水分岔流出后又回到主流叫“汜”。这里实际就是指河流。⑧载：句中语助词。无实义。⑨婢子：女子对人讲话时的谦称。⑩迎流：正对着水流。奂然：同涣然。水盛大的样子。这里指装了满满一杯水。⑪《礼记·孔子闲居》“男女授受不亲。”郑玄注：“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筐；其无筐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⑫軫（zhěn 音枕）：安在琴瑟、笙篪等乐器腹下调节弦松紧的木柱。⑬向：刚才。穆：温和。悖：谬误。这里是意动用法。⑭僻陋：住地偏僻，地位卑贱。《荀子·修身》：“少见曰陋。”五音：宫、商、角、徵（zhǐ 音纸）、羽。⑮纁纁（chǔn 音吃西）：葛纤维织成的布。《诗经·周南·葛覃》：“为纁为纁，服之无斁。”毛传：“精曰纁，粗曰纁。”这里偏指细葛布。五两即五匹。因为古代把布帛两端对卷，所以称为两。⑯当子身：即亲自送给你。⑰敢：谦敬副词。表示自己行动很冒昧。⑱嗟然：“嗟”本指叹息，这里即指说话。永久：好长时间。⑲窃：谦词。这里表不确定的推测语气。狂夫守之：《列女传·辩通》作“狂夫名之”，于义较顺。⑳引诗见《诗经·周南·汉广》。㉑此之谓也：“之”是起提宾标志作用的助词，实即“谓此也”。“此”指这位女子的这些表现。

译文

孔子南游，将往楚国，来到阿谷的郊外。有一个姑娘身上佩着玉璜在洗衣服。孔子说：“那姑娘大概是可以和她谈一谈的。”就拿出一只酒杯给子贡，说：“你好好地与她谈谈，以观察她的言语。”子贡就去对那姑娘说：“我是北方边境上的人，要往南方到楚国去。碰到这炎热的暑天，内心象火一样烦躁，希望能给我一杯水，以便使我内心舒服点。”那姑娘回答说：“阿谷郊外，这幽深偏僻的水流，它的水有时清有时浊，一直流到海里去。你想喝水就喝，干嘛问我？”说着接过酒杯，对着水流装水，盛满水后又倒了它；然后又顺着水流装水，装了满满一杯水后又溢出一些来，然后把酒杯放在沙地上，说：“按礼节原来的规定，不能亲手把这杯水递给你。”子贡把她的话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了解这个姑娘了。”就又取出琴，拿掉上面调弦的琴轸，把它交给子贡，说：“你好好地与她交谈，以观察她的言语。”子贡拿着琴去对姑娘说：

“刚才你的话，温和得好象春风，没认为我的话说得不对，使我心中十分调和舒畅。现在这里有一张琴但没有轸，想请你给它调一调音。”姑娘回答说：“我是偏僻地方的人，见识浅陋，没有主见。根本不懂得音乐，怎么能调琴呢？”子贡把这话告诉孔子。孔子说：“我了解这姑娘了。”就又拿出五匹细葛布交给子贡说：“好好和她谈谈，以观察她的言语。”子贡就去对姑娘说：“我是北方边境上的人，将往南去楚国。在这里有五匹细葛布，我不敢直接拿来送给你，冒昧地把它放在岸边，请你收下。”姑娘回答说：“你这赶路的人，在这里唠唠叨叨地说了半天，又拿出自己的财物，扔在这野外。我很年轻，怎么敢接受你的东西？你不及早离开，恐怕就会有把你当成疯子的人了。”《诗经》里说：“南山有高大的乔木，但不可在那里歇息；汉水边有游玩的姑娘，但不可追求她。”说的就是这位姑娘一样的人啊。

第一卷 第四章

哀公问孔子曰①：“有智者寿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②，自取之也。居处不理，饮食不节，劳佚过度者③，病共杀之；居下而好干上④，嗜欲无厌⑤，求索不止者，刑共杀之；少以敌众，弱以侮强，忿不量力者，兵共杀之。故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诗》曰：“人而无仪，不死何为⑥？”

注释

①哀公（公元前494—前466年）：鲁国国君，定公子，名蒋。“哀”是谥号。②非命：遭受意外的灾祸而死亡叫死于非命。孔子这里指由于人为的原因而造成的非正常性死亡。③佚（yì 音艺）：通“逸”，享乐。④干：触犯、顶撞。⑤厌：通“餍”，满足。⑥引诗见《诗经·鄘风·相鼠》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说：“聪明人长寿吗？”孔子回答说：“是的。人有三死死于非命的，都是那些人自己找死的。居住的地方不打扫，饮食不加节制，享乐和劳累过度，各种疾病就会齐来伤害他；身份低下却又喜欢顶撞国君，嗜好太多、贪得无厌，不停地追求名利、地位，刑法就会杀了他；以少数和多数对抗，本身弱小却去侮辱强大的对手，因为愤怒而自不量力，就会被兵器杀